

# 在滇西

文/乔叶

## ■ 钢盔和钥匙

滇西抗战纪念馆，在国殇墓园的旁边。这次由云南作协主席黄尧老师带队，他是这个纪念馆的策划人之一，说应该先看这个纪念馆，再去国殇墓园。

那就听他的。  
一走进馆口的大厅，我们赫然看见，1303顶钢盔站在墙上——我怔住了。  
这是设计么？是设计。  
是装潢么？是装潢。  
可是，看着这些钢盔，我觉得设计装潢之类的词对它们而言，都是那么轻浮。

这些钢盔就那么立在墙上，寒光凛凛，这些没有头颅的钢盔下，空空荡荡，可是

## ■ 远征军名录墙

这堵墙在滇西抗战纪念馆的左手边，很长。墙底是灰白色的，墙上镌刻的所有名字都是宝蓝色的。

灰白色象征的是将士们的骨灰吧？宝蓝色又是什么？海和天？  
“要合影么？”来自曲靖的窦红宇问我。我有些犹豫。和他们的名字合影？我该有着怎样的表情和姿势？  
“想要什么样的取景？”  
“这些名字，还有，一定要上那两个字。”我指着墙上大大的“铭记”说。  
“好。”窦红宇说。他没问为什么，我想他知道。  
——我怕我忘了。

## ■ 小团坡

国殇墓园的主体就是小团坡，小团坡是由抗战烈士的墓碑堆起来的。天很晴朗，白云很低，小团坡很矮。我沿着台阶向上走的时候，很小心。我慢慢走着，不敢大声呼吸。  
——“由此上山”的标志下方，是一只和平鸽。

## ■ 鞠躬

看了那么多抗战遗址，听了那么多故事，回想起来，我们做得最多的反应似乎就是鞠躬：  
在滇西抗战纪念馆大厅，我们对着那些钢盔鞠躬；  
在远征军名录墙前，我们对着那些名字鞠躬；  
在国殇墓园的小团坡下，我们对着那些墓碑鞠躬；

## ■ 小兵

在很多地方我都看到了那个娃娃兵，他的照片、铜像、以他为模板做的群雕……他挎着背包，挎着茶缸，站在那里笑。  
不知他的姓名，只知他是孩子，参军时也不过十一二岁。  
——我儿子今年16岁，在河南省

## ■ 倭冢

这个孤零零的坟，呆得很偏僻的一个角落里，很容易就会忽略它，错过。讲解员说，这里埋的是日本兵的残骸。  
“当初建园的时候就特意设立了这么一个坟冢，以供泄愤。”她说着，口气冰凉。  
——是应该有这样冰凉的口气吧，没错。  
我放慢脚步，有意留了下来——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很想留下来。可是在留下来的这一刻，我也不知道自己

## ■ 疯子们

黄尧，满头白发，双目灼灼。他一路上滔滔不绝，是一个胸怀滇西抗战所有细节的疯子。  
段瑞秋，满头卷发，时尚靓丽，《女殇》作者。多年来她不惜精力和金钱坚持以民间立场和姿态自觉采访慰安妇，是一个为此花了十多万住了两次医院的疯子。  
段生植，滇西抗战纪念馆馆长，我没有见到他，但一路上都在听说他的故

隔着这么多年光阴，它又是无限地满，我被撑得几乎透不过气来。

历史是冷的。可历史的冷，是热血凝结的冷。这凝结的冷经过生者的目光和心灵重温之后，又被再度还原成了热血，流淌在血管里。

我站在这些钢盔下，感受着这热。这冰冷的热、钢铁的热、热血的热。

这些钢盔，都是从民间收集过来的。展馆的最后一个展柜，是一把钥匙。也来自于民间。据说这把钥匙，曾经锁过日军军火库。我忽然想，这是不是意味着：只要封住了这把钥匙，那个军火库就永远打不开了？  
但愿。

我知道有太多人已经忘了。  
“近些，再近些。”拍照的时候，窦红宇非常认真地指挥着我，让我把脸靠近那些名字，我便靠近，再靠近。我感受到了墙的冰冷，可这冰冷里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，让我一再倾斜过去。

回来后整理照片，我一读着他们的名字：唐清泉、陶若珍、童仲谦、钱海清、秦子周、胡冬生……  
有十万多个。  
我读着他们的名字，宛如他们是我的亲人。  
——六十多年前，我亲爱的祖父，战死在了另一片沙场。

走了很久，才走到坡顶，我驻足环望：四面八方，全都是墓碑，全都是。  
第一次来这里时我就哭了，这次又哭了。第一次哭的时候是在众人面前，这次我找了一个没人看见的地方，默默地哭了一会儿。

……  
我们对着这些沉默的空气，一次又一次鞠躬。  
“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”。那些安息在土地里的人，他们已经把自己融进了多娇的江山。而我们这些脑满肠肥的人，能做的，也许只是鞠躬而已——让粗笨的腰，尽力为他们折上片刻，以致敬，以怀念。

实验中学读书，目前的愿望是去国外上个好大学，读大学的时候到德国旅行，顺便去看一场拜仁慕尼黑的比赛。  
可这个孩子呢，脑子里想的恐怕都是打仗吧。  
他笑得真灿烂。  
把我的心都笑碎了。

想做什么。  
也许，什么也做不了。  
确实，什么也做不了。  
四周无人。我悄悄地对着这座坟问：  
“你想家吗？”  
它没有回答。  
它默认了。  
我很难过。  
我知道会有人谴责我的难过，可我不能控制不住自己的难过。

事。这是一个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收藏战争遗物的疯子。有人问他：“你觉得你是在进行仇视教育吗？”  
他答：“仇恨应该化解，但记忆必须永远保存下去。”  
……  
有这些可爱的疯子们在，那些历史才能够活着，那些死去的人也能够活着。谢谢他们。



你好  
摄/张余阳

# “金黄的微笑”

文/周春梅

生活总是比戏剧更富有戏剧性。

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午，我在学校附近的路口等一个有点长的红灯。不远处有一位老太太，着灰色旧衣，头发花白，拄着拐杖，动作迟缓僵硬，一步步往前挪移，活像《祝福》里的祥林嫂还魂。她慢慢挪到我的面前，或许是觉察到了我目光里的同情，停了下来。这时她做出了一个让我意外的动作，向我伸出手来。

先前我注意到她着老式旧衣，但还算整洁，未料到她是这么个乞丐，见她突然伸手讨钱，竟有些尴尬。我的钱包里有一枚一元的硬币、一枚一角的硬币，便一起掏给她；她似乎还不满足，等着不走。我不得有些不快，觉得老太太有些贪心；其实我钱包里还有一张五元的纸币，但我告诉她没零钱了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中年女人骑着一辆破旧的电动车，停在了我们面前。只要一秒钟，我就能判断出这是个干粗活的女人，

因为她的脸与手都有着明显的劳动的印记，黑红而粗糙。车后座旁挂着的白色塑料桶和拖把，更标注出她的职业。或许这是一个农村的母亲，为了供孩子读书，到城市里做一份比从土里刨钱容易些的工作。而她的孩子是不太有机会到我所任教的学校读书的。

这时却又出现了让我意外的一幕：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一元硬币，脸上露出农人才有的那种土地一样质朴的笑容：“奶奶，我给你一块钱，你自己买个饼吃吧！”

她挣一元钱的辛苦程度，远胜于我们；老太太也未主动向她讨钱。她递给老太太这一块钱，就像在地头插秧除草、在城里抹灰拖地一样自然。这大概是一种源自本能的善良吧，像乡间路边小小的野花，毫不起眼，但只要你注目于它，就会看见小花“金黄的微笑”。

绿灯亮了，女人开着她的旧电动车驶远了。如同学生作文里常用的结尾，我“目送着她远

去”。又像鲁迅《一件小事》里的“我”一样，我羞愧于自己灵魂的“小”——带着同情观察那位老太太，但当她真的伸手求助时，我却感到不快；我总是在观察、分析，于生活的细节中求索形而上的意义，却总是陷入哈姆雷特式的困境，想得太多，做得太少。

短短一两分钟，一个红灯的时间，生活向我露出它的一角，提醒我一些重要的东西。

下午的课，我向学生讲述了这个故事和我的“小”。我告诉他们，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人超越利害计算，表现出“善”；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达不到那种境界，就以为所有的人和我们一起。也正因为有这样的“善”，尽管过去的一个世纪有大清洗、有集中营，但我们却依然还能相信人性，相信美好，相信未来。

教室里静悄悄的。但愿生活提醒我的那些重要的东西，会在这样的安静里扎根，生长。■

# 静美

文/燕华君

一直以为生命会很漫长，漫长得厌倦。自己这么想，顺带着也替母亲这么想。母亲患上名叫帕金森的病已经很久，痛苦，埋怨，气馁，绝望，吃药，不吃药，再吃药，一切都成定局：太阳照常升起，月亮该出还出，母亲终于认命。接下来就是我的厌倦，再接下来就是突然，母亲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母亲离世不是因为帕金森，这多少有点无常。母亲从住进医院到离世，一共十五天，我们一边惊诧世事离奇，一边感叹命运无奈，因为八年前，父亲也是住进医院十五天后离开我们的。

母亲年轻时天资聪慧，更兼在舞台上常扮一些玲珑的角色，人生的主旋律就是张扬、明亮，是一面哗啦啦迎风招展的旗帜。母亲性子急，说话快，走路快，思维也快，记得小时候母亲喊我，我在房里，嘴里答应着出来，臂上已挨了她重重一火叉：叫你慢！好像青草有汁、太阳有芒一般，我们的母亲朝气蓬勃，离老还远着呢，想像不出她的老景。

终于到了这一天，母亲老了且病着。此时，父亲已离世三年，母亲的烦躁能够预见，她的孤独我们倒没想到。她脚不能走，眼不能看，胃不能多吃，唯一与外界联系的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，听天气、听新闻，更多的是听药品广告。半夜里，她睡不着，又没可说话的人，母亲抖抖着起床，坐在黑暗里书写遗书，从外孙的功课到一张藤椅将来的去处，一一写明，唯恐遗漏，写完，母亲仿佛养足了精神，她开始寻找合适的遗像，寻找走时要穿的衣裳。她对邻居说：他们到时候手忙脚乱，想不到的。后来我们整理母亲遗物时，抽屉里掉出一张照片，衣柜里又飘下一张遗书。数了数，一共七封遗书、五张遗像。母亲啊，此时此刻，除了一个劲地流泪，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？

一切都尘埃落定，母亲躺在病床上，显出从未有过的安静。她安静地喝汤、输液，吃既苦又恶心的偏方，甚至安静地微笑。我说：妈，你笑什么？母亲眼白很大地盯牢天花板：你爸来看我了。我们先是白天陪，后

来晚上也陪，受了母亲的感染，我们竭力保持内心宁静，陪伴母亲度过她最后的时光。我握着母亲的手，看着熟睡的母亲，我真怕她突然睁开眼睛对我说话。说什么呢？说什么都都是遗言，我怎么受得了？母亲却一句话也不说，到了这种地步，母亲反而不说了，她是怕我们伤心吗？那么，她的心又如何安顿呢？

九月的一天，母亲终于要走了。母亲一直怕过冬天，她说冷啊从骨头里冷出来。此时，窗外阳光晃眼，灵魂已飘到窗外的母亲不再怕冷。母亲的名字里有一个“静”，我们且依照她的心愿，安静地望着她并且握住她的手，不哭。想起海子的一句诗：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。秋色明媚，秋叶飞舞，母亲的离去犹如秋之静美，令我们每每想起，依然觉得母亲还坐在旧藤椅上，目光茫然，欲站不站的样子：你们来了？

我们来了，母亲，你站起来要当心啊！■